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少年版



未来出版社

红楼梦儿女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少年版※

红楼梦

编著 王艳茹

插图 崔恒勤

未来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少年版

红楼儿女

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丰庆路9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耀县鸿达印务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214000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17-2514-5/J·483

定价:14.00元

目 录

1	葫芦僧枉断命案	(1)
2	宝黛钗荣府初会	(8)
3	刘姥姥两进荣府	(19)
4	凤姐毒设相思局	(31)
5	宁国府凤姐理丧	(39)
6	筑芳园元妃省亲	(47)
7	贤袭人箴劝宝玉	(54)
8	感身世黛玉葬花	(61)
9	招嫉恨叔嫂逢鬼	(74)
10	薛宝钗巧讽双玉	(81)
11	撕扇子晴雯一笑	(90)
12	弄唇舌宝玉挨打	(97)
13	结诗社群芳斗诗	(109)
14	感钗情黛玉释嫌	(119)
15	庆生辰凤姐泼醋	(126)
16	慕风雅香菱吟诗	(133)
17	鸳鸯女断发拒婚	(141)
18	晴雯病补雀金裘	(149)

19	除旧弊探春理家·····	(158)
20	慧紫鹃情试宝玉·····	(165)
21	众小官闹大观园·····	(173)
22	乐无极四人庆寿·····	(181)
23	尤姐妹命奔黄泉·····	(190)
24	正家法抄大观园·····	(201)
25	悲笛声夜宴中秋·····	(209)
26	不忍情姐妹分离·····	(217)
27	痴颦儿潇湘惊梦·····	(227)
28	成大礼黛玉断魂·····	(237)
29	惊噩耗贾母归天·····	(249)
30	却尘缘宝玉归去·····	(257)



葫芦僧枉断命案

话说某年某月某日，有位空空道人来到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下，见一块巨石，上面镌刻着许多字迹，历历可数。此石即当年女娲补天时遗下的一块顽石。石上记着它幻形投胎，历劫人世的遭际。其中堕落之乡，投胎之处，以及家庭琐事，闺阁闲情，诗词谜语，倒还完备。空空道人便将这《石头记》从头至尾抄写回来，问世传奇。

按那《石头记》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有个姑苏城，城中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之外有个葫芦庙，庙里现住着一位穷儒，名叫贾雨村。与此故事甚有牵连，故不妨从他记起，还是一条线索。

这贾雨村本是湖州人氏，虽是一介穷儒，却长得气宇轩昂，鼻直口阔，而且抱负不凡。因上京赶考，行至姑苏城，盘缠花光了，就住在城外的葫芦庙中，每天以卖文写字为生。

葫芦庙旁有家大户人家，主人叫甄士隐，这甄士隐年近半百却只有一个三岁的女儿，名唤英莲。夫妇俩爱如掌上明珠。不料她却在元宵节被拐子拐走了。夫妇俩本是暮年之人，遭此打击，已是不幸。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那日葫芦庙中炸供，那和尚不小心，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北方人家俱用竹篱木壁，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火焰山一般。这甄家是近邻，可怜往日偕

大的宅院，一夜之间竟成了瓦砾堆。甄士隐从此家道中落，自己一气之下，跟着两个道士走了。

那住在葫芦庙中的贾雨村，彼时已走，倒未遭此劫。也是因他有福，当日甄士隐爱他高雅，常邀至家中，酬唱饮酒。又资助他许多银两，送他上京赶考。贾雨村别后，竟得中金榜，授官做了姑苏县衙。然而这贾雨村生性狡诈，为官不廉，又兼贪赃枉法，好景不长，就被参了一本，罢了官。

雨村虽然十分惭愧气恨，表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过了公事，安顿了家人，自己却担风袖月遍游天下。这天到了扬州，身上银两已经不多了，幸遇了两位旧友，荐他去新任盐政林如海家做了塾师，教他小女黛玉读书。

这林如海祖上也是官宦人家，诗书大族。因此与金陵贾家联姻，娶了代善之女贾敏为妻。不料到了林如海一辈，却人丁不旺，渐渐衰落下来。他虽是前科的探花，又被钦点了巡盐御史，无奈命中无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如今夫妇俩年事已高，膝下荒凉，所以爱此女如珍宝，权且充了男儿养着，教他读书识字。但这黛玉生性怯弱，又遇母亲染病卧床，自己奉汤侍药，所以便不大上学。贾雨村闲来无事，便各处散荡。

这天，贾雨村游至郊外一座破庙，见有一副对联写得不错：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看罢，进了庙里，有一老僧在内，他便走上去问话，却是又聋又哑。雨村无趣，只得踱了出来，到一村中酒肆去喝酒。刚进门，只见座中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来，口内说道：“奇遇！奇遇！”

雨村忙看时，见是都中古董行的冷子兴。早已相识，有些交情。雨村忙笑着寒暄，又问都中近来有何新闻。冷子兴道：“倒没什么新闻，只是贵同宗贾府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雨村忙说：“东汉以来，贾门支派繁多，历经百世，虽是同宗，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认，也都生疏了。”子兴叹道：“老先生，休这样说！如今这荣宁

二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雨村道：“去岁我去金陵时，进了石头城，从他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树木山石，好不气派，哪像一个衰败之家？”

子兴笑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比先前，较之平常仕宦人家到底不同。如今人口日多，事务日盛，主仆上下都安富尊荣，那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外面的架子虽没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也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人家，如今养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雨村忙问原故。子兴道：“贾府宁荣二支，长房贾敬，一味好道求仙，诸事不管。儿子贾珍袭了祖父的官，却一味享乐。其孙贾蓉也和其父一样，斗鸡走马，直把个宁国府能翻过来也无人来管。”

“再说荣府。方才所说的异事就出在这里。荣公之子贾代善取了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为妻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如今代善已亡，太夫人尚在。长子贾赦袭了官，为人却中平，也不管家事。其子贾琏，娶了王府小姐熙凤为妻。次子贾政，为人端方正直，其妻王夫人乃是熙凤的姑姑。夫妇俩有一女元春，现在宫中任女史，又有一长子贾珠，却已亡故。只留下寡妻李纨和儿子贾兰守着。这王夫人隔了十几年又生了一位公子，一落胞胎，竟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所以取名宝玉，你道是新闻不是？”

雨村亦叹奇异。正说着，忽听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讯！”雨村看时，却是当日同僚，一同被革职的张如圭。他本是此地人，革后在家居住。如今打听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见了雨村，故忙道喜。

冷子兴听了此讯，忙献计，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妻兄贾政帮忙。

事亦凑巧，贾夫人一病亡了，都中母亲史老太君念及外孙女黛玉无人依傍，打发了船只来接她，不日将至扬州。林如海见雨村相

求，慕他高雅，便修书一封，给内兄贾政，托他从中周全。贾雨村便随了贾府的船只，一路逶迤来至都中。那贾政见是妹夫所托，便多方照应。因此贾雨村很快便复了职，官授应天府。雨村即刻赴任而去。

雨村上任不久，偏巧遇到了一桩官司。原来是两家争买一婢，薛公子打死了冯公子，竟扬长而去。冯公子的仆人现告薛公子恃强凌弱，殴伤人命。

雨村见事简单，竟判了一年，仍悬而不决；又听说薛公子如此飞扬跋扈，目无王法，不禁大怒，便发签要拿凶犯。却见案旁站着一个差役，咳嗽了一声，使眼色不让他发签。雨村有些疑惑，只得停了手，退堂回到密室，叫下人退了，单留下这差役问话。

这差役见雨村召他，忙上前请安问好。笑道：“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把故人都忘了。”原来，这差役是当年姑苏城外葫芦庙中的一个沙弥，那场火之后，没了地方安身，索性蓄了发，充了差役，又称门子。雨村当年赶考，在葫芦庙里住过，因此也算故人。忙拉了他的手让座。

门子见雨村让座，不敢坐下。雨村再三让他，才斜着身子坐下了。

雨村便问：“刚才为什么不让我发签？”门子道：“老爷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的‘护官符’？”雨村诧异道：“何为‘护官符’？”门子道：“而今凡是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的名字，各省皆同。倘若不知这些人，一时触犯了他们，不但官位，恐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个薛家，老爷怎么惹得起他！他这个官司，并不难断，皆因从前的官府都碍于情面，所以才拖到现在。”一面说，一面从衣袋中掏出一张“护官符”来，递给雨村。雨村看了，见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的俗谚口碑；写道：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做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原来这四家是亲戚套亲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打死人的薛公子，就是“丰年好大雪”的薛家，专做皇商，替宫里办理采买事宜，薛公子薛蟠是王家的外甥，而工部员外郎贾政，又是他的姨父。贾雨村正是仰仗他的推荐，才复了官职的。

贾雨村一时没了主意，就问门子：“依你说来，你看怎么判这个案子？你大概也知道凶犯躲的方向了吧？”

门子笑道说：“不瞒老爷说，不光这凶犯躲的方向，连这拐卖的人我也知道，对死者的情况也很了解。您听我细细跟您说：这个被打死的冯渊是个小乡宦的儿子，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十八九岁，并不好女色。但也是有缘，偏偏遇见这个丫头，就动了真情，发誓要郑重其事，娶来好好过日子，就选了三天后正式成亲。谁知这个拐子又偷偷卖给了薛家。两家争持不下，薛公子就命令下人把冯公子打死了。这个薛公子本来是要进京投他舅舅和姨父的，现在抢回了丫头，就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赶他的路了。只留下奴仆来料理这件官司。这个暂且不说了。老爷，你可知道这个被卖的丫头是谁？”

雨村摇了摇头说：“我怎么知道？”门子冷笑道：“这个人还是您的大恩人呢！她就是葫芦庙旁甄老爷的女儿英莲。”贾雨村大吃一惊，说：“原来是她！听说他五岁被人拐走，怎么现在才卖呢？”

门子说：“这种拐子，只拐幼女养到十二三岁，再带到外乡转卖。可怜这英莲长得风流标致，却落入那个骄奢淫逸的呆霸王之手。”

雨村说：“我们不要议论他人了，只是这件官司依你看，应该怎么判呢？”

门子见雨村问他，就笑着说：“老爷当年是何等的果断，怎么今

天反倒没了主意。小人听说您升任应天府是仰仗贾府的力量,这个薛蟠又是贾府的亲戚,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把这个案子结了。以后也好见贾王两位老爷。”

雨村听了,心下犹豫,想这个官司事关人命,又承蒙皇上的大恩,重新启用,正图报答,怎能因私枉法呢。

门子见他如此,就冷笑道:“老爷,这些大道理,在当今是行不通的。古人说:君子趋吉避凶,相时而动。按您这么说,不光报效不了朝廷,只怕自身也难保全了。请您三思。”

雨村低头思付了半天,说道:“你看怎么办?”门子说:“老爷只管在堂上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凶犯肯定不会来,只拿下人来拷问。小人暗中调停,让他们报个‘暴病身亡’递一张保呈。再暗中嘱咐拐子如实招来。这冯家公子已死,仆人只不过图的是钱。如今又报主犯已死,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愿意判多少都行。”

雨村听了,口中连说不妥。又商议半晌。第二天升堂,把案子胡乱判了。即刻修书两封,给贾政并王子腾,报了这事已了,让他们放心。

雨村了了此案,终是觉着门子不妥,便想了个由头,把他远远地充了军,这才放心。英莲一案,就此了结,可怜甄士隐未有先知。也是英莲没命,从此便落人呆霸王薛蟠之手,改名香菱,此是后话,不必再提。



宝黛钗荣府初会

话说贾雨村那日随着黛玉的船只一路行来，到了荣府，自去拜见贾政不提。那黛玉亦换了几次轿车，来至荣府正房。只见台阶上坐着几个穿红着绿的丫头，一见她们来了，都笑迎上来，道：“刚才老太太还念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人争着打帘子，一面听得人说：“林姑娘来了！”

黛玉方进房，只见两个人扶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外祖母抱住，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侍立之人无不下泪。黛玉也哭个不休。众人慢慢解劝。那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贾母方一一指与黛玉道：“这是你大舅母。这是二舅母。这是你先前珠大哥的媳妇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见。贾母又叫：“请姑娘们，今日远客来了，可以不必上学去。”众人答应了一声，便去了两个。

不一时，只见三个奶妈并五六个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长挑身材，俊眼修眉，顾盼神飞，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妆束。黛玉忙上前见礼，互相厮认，归了坐位，丫鬟送上茶来。不过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表。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女孩儿，所疼的独有你母亲；今一旦先人而亡，不得见面，怎不伤心！”说着，



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众人都忙相劝慰，方略略止住。

众人见黛玉年纪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便知她有不足之症；因问她常服何药，为何不治好了……黛玉方一一回答了。

正说着，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只见她头上珠摇翠闪，身上锦缎华丽，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她。她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辣货’，南京俗称‘辣子’；你只叫她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众姊妹忙告诉她：“这是琏二嫂子。”黛玉虽不曾识面，听她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学名叫王熙凤。”黛玉忙赔笑见礼，以“嫂”呼之。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一回，便仍送到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手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

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了，又是欢喜，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家。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

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子叫他们歇歇儿去。”

说话时，已摆上茶果来。熙凤亲身布让。又见二舅母问她：“月钱放完了没有？”熙凤道：“放完了。刚才带了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半日也没见；昨日太太说的那个，想必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裁衣裳啊。等晚上想着再叫人去拿罢。”熙凤道：“我倒先料着了；知道妹妹这两日必到，我已经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当下茶果已撤，贾母命两个老嬷嬷带黛玉去见两个舅舅。贾赦之妻邢氏在座，忙起身笑回道：“我带了外甥女儿过去，到底方便些。”贾母笑允了。

黛玉随大舅母去了，在两处略坐了坐，至晚，便有丫鬟来回：“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出后院门，由后廊往西出了角门，是一条南北甬路，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个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屋。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向这里找她去。少什么东西，只管和她说就是了。”

这院门上也有几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许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杯，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

熙凤忙拉黛玉在左边第一把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是不在这里吃饭的，你是客，原该这么坐。”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贾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人也告了坐。旁边丫鬟执著拂尘、漱盂、巾帕。李纨和凤姐立于案旁布让。外面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咳嗽不闻。饭毕，漱口吃茶，王夫人引李、凤二人去了。这里大家闲话不提。



正闲谈之时，忽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报道：“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一位年轻公子，身着轻裘宝带，犹同玉润冰清。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如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水；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只见这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即转身去了。一时回来，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绦束住，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长命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贾母见他进来，笑道：“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了，还不快去见你妹妹呢。”宝玉早已看见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儿，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见礼；归了座，细看时，真是与众不同。只见：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又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宝玉笑道：“虽没见过，却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一般。”贾母笑道：“好，好，这么更相和睦了。”

宝玉便走向黛玉身边坐下，又细细打量了一番，因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道：“不曾读书，只上了一年学，些许认得几个字。”宝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道：“表字？”黛玉道：“无字。”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颀颀’二字，极妙。”探春